古人的智慧，曾以文字的方式，被记录在甲骨、青铜器、竹简、线装书上。如今，这些智慧结晶凝结在比特（BIT）里，供世代镜鉴

让古籍不胫而走

——中华书局古籍数字化侧记

本报记者 **张稚丹**

程毅中先生有些烦。

这位中央文史馆馆员、中华书局前副总编，虽退休20多年，却仍然以整理古籍为业。最近他正校勘《大宋宣和遗事》（元代人根据多个笔记小说以说书形式连贯而成的话本，后成为《水浒传》的蓝本），需用笔记小说原文来对，但他用不惯手机上的数据库，打开慢不说，一不小心一碰就把页面弄丢了。

现在好了，“中华经典古籍库”微信个人专业版上线了。用户可以在电脑端使用，古籍原书图像、页码都清晰在目。

从对古籍简单的数字化处理，到产品化设计，再到互联网化……回顾一路摸索的曲曲折折，中华书局数字出版中心副主任、古联（北京）数字常务副总经理洪涛既感慨万千，又对未来充满期待。

厚积终有薄发日

洪涛是学历史的，因为喜欢计算机，2001年直接被招进中华书局信息中心。书局当时连电脑都没有，只好现买电脑，建局域网。2003年，中华书局成立了“古籍资源开发部”，建设“中华古籍语料库”。

洪涛坦言，当时完全没有数字出版概念，只是对中华书局传统铅排古籍整理书籍进行数字化编辑加工。

这一工作不仅为《史料笔记丛刊》《古典文学基本丛刊》、佛教道教典籍的出版提供了数字内容，也让书局借此建立了数字加工和流程管理的标准，造了3.1万个字符集以外的字，这些成果直到今天还在应用。

2008年前后，已完成3亿字的数字化加工的中华书局并没开发产品，而是进入了对古籍知识库的研究。他们认为，以谷歌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引擎，有强大的资源索引、聚合功能，代表了从内容服务到知识服务的互联网方向。于是开始对《资治通鉴》《二十四史》进行分析系统建设，把书中相关知识信息标引、组织起来，形成以人物、时间、地点和事件为不同维度的知识网络，脱离了原书目录结构，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比如搜索张飞和关羽，系统会图形化给出两个人的关系图，包括他们共同参与的事件、接触的人物，甚至可以看到他俩在地域上的移动轨迹，文献变得可视、立体化了。

事实证明，这个项目思维过于超前、工作量过于庞大，技术、知识和资金都严重不足。通常的用户群——普通读者、学生、教职、研究者，不知道该用这个知识库做什么；反倒是结构简单的数据库，在商业上容易成功。

这段经历看似歧路，却为后续开发“中华经典古籍库”提供了重要思路。

贴近互联网后的“人”

中华书局迟迟没有开展数字产品化，不仅有技术因素的考量、对市场的理解和把握，但最重要的还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顾虑。

众所周知，整理本古籍（将同一古籍的不同版本研究对照、整理出版）是书局最核心的资源，也是书局这个品牌安身立命之所在。古籍的高重印率是书局重要的经济支撑，很难确定数字化是否会加重盗版风险、伤害传统纸本书市场。

在对侵权的网络数字公司进行知识产权诉讼中，有用户说，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数字版，我们当然不会看别人的。书局意识到，产品化或许才是最好的保护。

2012年，中华书局开始了数据库的产品化。当时手头两三亿字的数据量，与一些民营古籍库动辄10亿字的数据量相比，实在差距颇大。

古联公司成立大会

他们在跟踪用户使用习惯中发现，很多用户先在数据库检索到需要内容，然后去图书馆与整理本核对原文，记录下原文出处等信息。在这一文献检索使用过程中，用户只把数据库当成了纸质图书的电子索引。

于是，他们的数据库中保留了原书版面图像，让用户不必再去图书馆查纸书；用户复制文献时，来源出处会自动在文献后显示。

由于整理本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顶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具有不可替代性和权威性，再加上对用户的尊重和体贴，中华书局数据库受到用户欢迎，培养出很多重度专业用户。

2014年到2015年间，他们的主要产品是“中华经典古籍库”的局域网版，主要面向高校图书馆及专业院系、公共图书馆、党政机关、出版社、研究机构、博物馆及其他民间机构。局域网版符合国内用户一次性买断的习惯，但不适合海外推广。所以，2015年底发布了在线版，可以通过网络授权访问。短短1年，在线版已经在100多个机构开通试用，北美的哈佛、耶鲁、普雷斯顿、哥伦比亚等大学都购买了在线产品。

2016年4月23日，他们又发布了微信版古籍库，这是社交移动平台上第一次出现的古籍资源，读者可随时随地阅读检索。短短半年，微信版吸引了3.5万读者，原来隐藏在局域网版后的用户个体浮出水面。通过后台统计，他们可以了解用户在检索和阅读哪些内容、什么时间使用数据库、哪些地方的用户多、他们的操作方式是什么。这些数据让他们能够将营销和服务真正定位到“人”，这也是微信产品最核心的价值。

沟通古籍和当代人的平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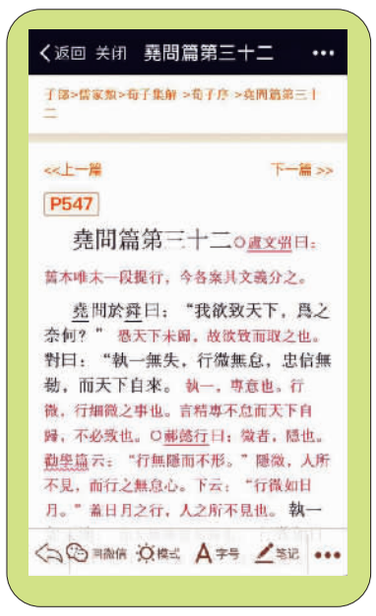
2015年，古联（北京）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，统合了中华书局的古籍数字化业务。

2017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上，“中华经典古籍库”第四期发布，古籍库总字数达到7.5亿字。但与往期不同，这一期纳入的古籍有2/3不是中华书局出版的，比如《册府元龟》《全元文》《苏轼文集编年笺注》《宋代序跋全编》《八旗文经》等，分别来自天津古籍出版社、凤凰出版社、齐鲁书社、巴蜀书社、辽海出版社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。古联公司还与其他古籍出版社洽谈业务，到2017年底，古籍库将收入古籍1000种、10亿字，古籍库会变得更为全面、权威，充分体现“古联”的内涵。

随着产品越来越多，局域网版的价格越来越贵，需要化整为零。为此，他们开发了个人微信版，直接针对有不同需求的个体用户。

但这远远不够。

洪涛介绍说，根据《中国古籍总目》，中国古籍著录约20万种，其中重要的古籍约四五千种，整理本无法满足用户的所有需求。除去核心的人文类古籍，像医学、天文、数学等古籍，虽然很偏，却同样是古人的智慧结晶，同样具有当代价值。同时他们注意到，现有数字产品实质上是纸书的附属物，受制于纸书的出版。互联网时代，很多内容产品靠用户自己生产达到迅速扩张，维基百科、知乎都是这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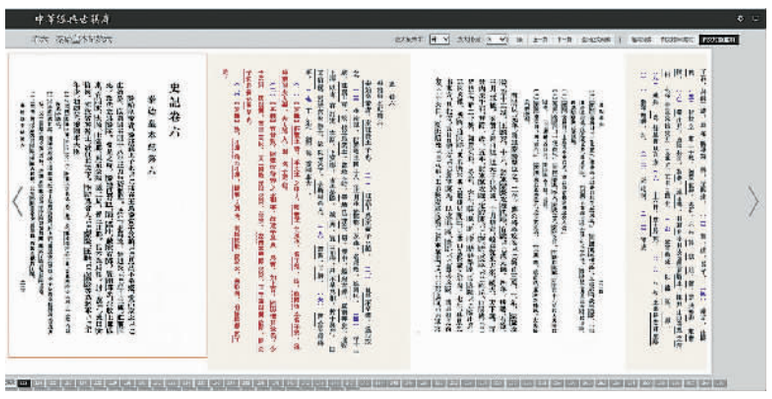
微信版阅读页

2016年，他们开始筹划“籍合网”平台：提供古籍书目（包括版刻书及整理本）及相关的参考资料和已有整理成果。平台发布需要整理的古籍信息，采用众包形式，由读者共同整理完成。

赵萍是河北经贸大学大三的学生。在电话采访中她告诉记者，她从小就喜欢古文，平常的碎片时间都在阅读古文。去年4月参加中华书局读者开放日，受赠一年的个人微信版会员资格，发现里面的书特别多，还有检索功能。过去下载PDF电子书，总要划上划下，现在是横排，直接一搜，复制，拿去请教老师，“我还把它推荐给老师呢！”我问她会不会参加“籍合网”的古籍整理，她笑着说：“哪怕没有报酬，能做也是开心的。”

这个预计今年内上线的平台，将打通数字和出版的双向通路：古籍整理出版物用数字形式发布，平台通过数字化产生整理作品，提供给出版社纸质出版。平台上还可介绍学术会议成果、学术动态，让用户在这一空间自由交流，大大增强用户黏合度，数据库将更像一个现代互联网产品。

通过古联，我们或者可以看到古籍数字化的宏大全景。



专业版PC端阅读页面

《红楼梦》中的『飞花令』

孟祥海

最近，第二季“中国诗词大会”上的“飞花令”环节，吸引了众多目光。其实，“飞花令”是古人常玩的一种“酒令”，《红楼梦》中就写到过。

续书第一百十七回：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贾家外书房喝酒，一时高兴，叫了几个陪酒的来唱着喝着劝酒。贾蔷便说：“你们闹的太俗。我要行个令儿。”众人道：“使得。”贾蔷道：“咱们‘月’字流觞罢。我先说起‘月’字，数到那个便是那个喝酒，还要酒面酒底。须得依着令官，不依者罚三大杯。”众人都依了。贾蔷喝了一杯令酒，便说：“飞羽觞而醉月。”顺饮数到贾环。贾蔷说：“酒面要个‘桂’字。”贾环便说道“‘冷露无声湿桂花’。酒底呢？”贾蔷道：“说个‘香’字。”贾环道：“天香云外飘。”

“飞花令”只是《红楼梦》诸多酒令中的一种，此外的酒令还有很多。如第四十回的“牙牌令”，一般是令官配好副子后分张举说，最后合而言之，道出副子名称，令席上宾客依次即兴接口，比上一句令语。文中写到：鸳鸯道：“有了一副了。左边是张‘天’”，贾母道：“头上有青天。”鸳鸯道：“当中是个‘五与六’。”贾母道：“六桥梅花香彻骨。”鸳鸯道：“剩得一张，六与幺。”贾母道：“一轮红日出云霄。”最后鸳鸯道：“凑成便是个‘蓬头鬼’。”贾母道：“这鬼抱住钟馗腿。”贾母的对句，有的是凑韵，有的是象形，均妙趣天成。

第五十四回写到“击鼓传花行令”。这种酒令，专设一个击鼓，采取一枝花，酒席上随着鼓声和节奏速度，依次循环相传这枝花，鼓声住后，花枝落到谁手里，谁喝罚酒一杯，有的还说些令语。文中写到：凤姐儿因见贾母十分高兴，便笑道：“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，不如叫他们击鼓，咱们传梅，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？”贾母笑道：“这是个好令，正对时对景。”所谓“春喜上眉梢”，就是“击鼓传梅”的雅称。“梅”与“眉”谐音，将“传梅”说成“春喜上眉（梅）梢”是讨吉利的口彩。第七十五回“击鼓传桂行令”，也属这类酒令。

此外，《红楼梦》中的酒令还有猜枚、射覆、女儿令等十几种，可谓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。相比而言，“诗词大会”上的“飞花令”，不过是借其形式罢了。古人们将诗词歌赋融入生活，消遣时光，真是令我们生羡。

清人绘《红楼梦》行酒令

一本书，一座灯塔

老　哈

那年，我高考失利，被一所二流大学录取，因为考虑到还有两个弟弟在读书，父母的担子够重了，硬着头皮就去读了。

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吧，我曾跟朋友调侃，英语课听不懂英语，专业课听不懂方言，我仿佛从人间来到了鸟的天堂，当然一点也没有天堂的美好和舒服。

苦闷之余，我去了一家书店，在一个写着“跳蚤”的地方淘到一本《天地相交的地方》。那本书是作者赵蕴博在美国做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的7年学习生活中所见所闻、所感所思的真实记录。与其说那本书吸引了我，不如说书封二作者的照片触动了我。那是一张半身照，照片不大，几乎看不清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。作者穿一件藏蓝色或者是黑色的大衣，而立之年模样。照片真正打动我的是那样一种气氛——昏暗的天宇中透着那么一股子冷峻。是的，就是这样一种气氛跟我产生了某种共鸣。

这本书，我看了太多遍，里面留下了很多阅读注脚。我还记得那些当时很入我肺腑的话，“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压力，孰轻孰重？”还有，“一夜之间可以成为一个富翁，十年也造就不了一个贵族”，等等诸如此类的话。有一个画面，曾让作者牢牢记住，并埋下了一颗梦的种子，也让我这个读者深深记忆，那就是雨中的白衬衫。这个“白衬衫”是一个博士，但他不打雨伞地走在雨中。这也许是在渴望雨水冲走疲惫，也许是在寻找某篇论文的写作灵感吧。

大学毕业找工作那年，我又一次把那本书看了一遍，但体悟跟读书期间大不一样。如果说读书期间还是在看别人的生活，那么找工作时候看此书，就多了层感同身受了。

“天地相交的地方，无论是在人们的视觉里，还是在想象中，都显得那么遥远，那么神秘。它是太阳初升的地方，是人们寄托未来希望的对象，也是人们打发往日的不幸和忧愁的去处。”“不知不觉中，30个春秋已经悄然逝去，在这个被称为‘而立’的年龄，和以往一样，我仍然迷茫且又焦急地遥望着眼前那个天地相交的地方，也时而困惑且又留恋地回首背后那个天地相交的地方。”作者的这段话，深深地打动了我。

《天地相交的地方》虽不是名家的大手笔，甚至当年也不过是躲在书店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但还是走进了我的视线，扎根于我的心里，给了我太多的感悟和启迪，最重要的是，陪我走过了一段不太晴朗的日子。这本书像极了我的一个朋友，一个逆境里对我不离不弃的朋友，一个迷途中给我启发和力量的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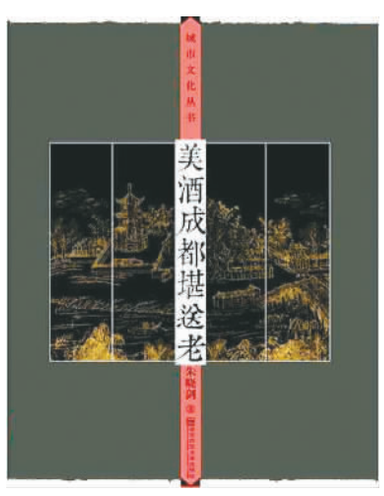
·我与书·

诗意成都的人文韵脚

李　晋

青年作家朱晓剑的《美酒成都堪送老》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），与民谣歌手赵雷写唱《成都》有着同样的意义，都是在用自己喜欢的独特方式，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恋。

地处巴蜀大地的成都，远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先人聚居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成都形成了悠久灿烂的城市文明，这种文明并非高处庙堂，而是恣意生成于市井家常当中。朱晓剑从生活趣、饮食谈、街巷里、文化志、成都人等方面，把自己观察到的成都生活方式在纸页间发扬光大。



这些原生态的记录，都围绕“美酒成都堪送老”这一句进行。此句出自唐代李商隐的名诗《杜工部蜀中离席》，句意暗合了成都这座城市的某种气质，“美酒”可以酝酿出诗意的生活；“送老”说明适合养老，传递了慢生活的意味。朱晓剑选用此句作为书名，可看做是对千古名句的详细注解。

“成都是这样一个城市：哪怕你从异乡飘过来，只要肯努力，就能够收获成就。作为一个移民城市，它的风格所包容的不仅仅是对外地人的去来，也包括思想影响。”朱晓剑在序言中坦言。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城市品格，让朱晓剑捕捉到成都人开放的生活态度，让他觉得有必要把成都的衣食住行、历史变迁、文化典故真实地呈现给读者。

对于不了解成都的外乡人来说，提到成都的生活，想到的就是吃美食、喝好酒、打麻将、品茗茶等各类休闲，继而难免引申为懒散享乐、不思进取。朱晓剑在《成都人的消费空间》一文中，以成都在发明创造领域亮点频繁作为范例，显示了成都人的创新高度，他总结成都人是“看上去慵懒，却不单调；简单，却不乏味”。

别有情趣的生活土壤，才能孕育出诸多的文艺名家，才能让大批的名流流连于此。朱晓剑追踪成都昔日的名人印记，对享有盛名的成都画派历史沿革进行了追溯。他对民国成都画派领军人物张大千的成都落脚点——成都和平街十六号、青城山上清宫、团结镇永定村、金牛宾馆等处走访调查，写就了《张大千的成都地图》；对张充和当时的通信、报刊资料、相关回忆等进行汇总比较，再现了张充和在成都的生活往事，汇聚成《张充和在成都的岁月》，展现了这位民国才女与成都的不解之缘。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诗人艾青曾以深情的诗句，热烈表达自己的乡土情感。朱晓剑无疑也具有这样的人文情怀，他以《美酒成都堪送老》一书，为乡愁安置了高妙的铺垫，为诗意成都标注了隽永的人文韵脚。